

烟台故事

# 惨烈的小宅战斗

于建章

1943年12月23日,发生在牟平县八区(现牟平区玉林店镇)小宅村的战斗,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牟平境内规模较大、极为惨烈的一次战斗,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。

小宅战斗,也称茶棚战斗(因两村相距较近,都是战场)。1943年12月,我地下党获取消息,牟平城几名日军与100多名伪军23日将前往水道、玉林店日伪军据点换防。东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得水与其他领导商议,决定在玉林店镇的小宅村设伏,消灭这股敌人。

小宅村位于牟平城南10

公里,是敌占区。为了不走漏风声,22日夜,于得水率司令部炮排和东海独立团二营四连150余人秘密开进小宅村,指挥部设在村民姜元庆家,并立即将村东、村西路口封锁起来,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牟平九区中队和民兵150多人分别进驻附近的董格庄、李格庄、大屯圈村。

我方原定想法是:敌人100多人,且多是伪军,我军参战总数有300多人,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。主阵地设在村东北的公路上,东边是河流,西边是深山,地形有利,且当时数日天气晴朗,可谓占据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战斗开始后,区中队很快投入战斗,分别从东、东北、东南方向合围过来。

23日清晨,我军进入阵地,准备战斗,并分别在敌人来路上的皎山山顶、露水沓山顶、小宅村西头设立了三个瞭望哨。距牟平城最近的皎山瞭望哨发现敌人出城后,如果是100多人投一颗手榴弹,200多人投两颗手榴弹,以此类推;露水沓瞭望哨收到皎山瞭望哨的信息后,以同样方式

发出信号;村西头瞭望哨得到露水沓瞭望哨消息后,立即把消息告诉村里的指挥部。如果敌人在200人之内就打,人多了就不打。

当时小宅村的伪村长是被我党争取过来的,他明里是伪村长,为日军效劳,暗中为我党做事。部队进村后,他表面上看非常欢迎,但对部队进

村很不愿意,特别是得知部队要在村头打日伪军伏击时,更是惊恐万分,担心遭到日伪军报复。他等部队安顿好后,在村头找到一名不务正业的“二流子”村民,派他从村里一条外人不知道的小路出村,连夜进城,向驻牟平的日伪军送去了八路军要在小宅村头打伏击的消息。

小宅村距牟平城10公里,根据情报推算,敌人上午8时出发,应该在上午10时左右到达伏击阵地,可是到了中午12点也没有发现敌情。为了隐蔽,不打草惊蛇,战士们从早晨到中午没有吃一口饭,一直默默坚守在阵地上。

下午1时左右,皎山瞭望哨发现有100多名日伪军出城了,就投了一颗手榴弹;露水沓瞭望哨看到发出的信号后,也随即投了一颗手榴弹,两个瞭望哨的侦察员投完手榴弹后都撤离了,没有留下来继续监视敌人。小宅村西瞭望哨的侦察员看到露水沓瞭望哨发出的信号后,迅速将情报报告指挥部。指挥部认为日伪军有100多人,只有几个鬼子,我军消灭他们很有把握,立即决定打击这股敌人。

下午3时许,由牟平去玉林店和水道据点换防的日伪军进入我军伏击阵地。指挥员一声令下,我参战指战员猛烈开火,日伪军仓促应战,狼狈不

堪。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,日伪军抱头鼠窜,向后撤去。

不一会儿,奇怪的现象出现了,后撤的日伪军突然掉回头来,不要命地向我军阵地猛扑。原来,驻烟台日军接到牟平日军的情报后,集结200余名日军海军陆战队员,乘21辆卡车,直达距小宅村不远的十六里头村,在那里下车后,兵分三路,对我军实施反包围。在日军的进攻途中,正好遇上溃退下来的伪军,恼羞成怒的日军指挥官举起指挥刀,将伪军大队长一刀劈翻在地。后撤的伪军见状再不敢后撤,只得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我军不知敌情有变,没有察觉伪军身后还有200多名日军。面对敌人的反扑,我军全体指战员端起枪,迎着反扑的敌人发起了冲锋。我九区中队也从正东、东北、东南方向冲杀过来。此地是一片开阔地,没有任何遮挡物,我军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,许多战士中弹倒下,但是我军参战指战

员没有退缩,迎着枪林弹雨直接冲进敌群,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在小宅村东场展开了。

日军手中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加长刺刀,我军独立团二营四连仅有三十几支缴获的三八大盖;区中队的战士与民兵使用的是“汉阳造”和杂牌枪,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。拼刺刀我军不占优势,可我军战士不畏强敌,敢于亮剑。九区区中队一班刘敏,手里端的是“汉阳造”,在打完了仅有的几发子弹后,他干脆扔掉“汉阳造”,凭借着参军之前练就的武艺和打猎练出来的身手,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。他夺下日寇的三八大盖枪,机智勇猛,左冲右刺。有的战士拼刺刀不占优势,就紧紧抱住敌人,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面对敌强我弱的战场局势,我军边打边撤,遭遇日军伏击仍顽强抵抗。夜幕降临,日军也不敢恋战,乘车撤回牟平和烟台。

战斗殉难烈士碑”。

如今,“茶棚战斗殉难烈士墓地”以及“茶棚战斗殉难烈士碑”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每年的清明节,附近的群众和学生都会到这里为牺牲的烈士们扫墓。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,永远激励后人奋斗不息。

参考书目:《牟平群英谱》(黄海数字出版社)

## 守护灯塔的抗日英雄伊塞克

王成军 撰文/供图

2004年盛夏,澳大利亚女作家乔安妮·米切尔·古莱克踏上了胶东这片让她魂牵梦萦的土地。她的父亲临终嘱托——“去中国猴矶岛,看看你祖父守护的灯塔还在不在”,支撑着她跨越山海,赶到这座承载着两代人思念的海岛。

猴矶岛灯塔静静伫立在岛巅,塔身斑驳,却依旧挺拔如炬,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守望碧海近百年。乔安妮紧攥着那张泛黄的全家福,指腹一遍遍摩挲相纸的纹路,渴望从褪色的画面里,触到祖父当年的温度。她将照片上的灯塔、石房、砖墙一一比对,失声惊呼:“就是这里!”

照片里,她的祖父伊塞克·古莱克身着粗呢上衣,身姿挺拔;祖母温婉浅笑,年幼的子女依偎身旁。照片背景中的这座灯塔,曾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最安稳的家。此刻,祖父守塔的画面在乔安妮脑海中清晰浮现:深夜里,他攀上陡峭旋梯,点亮驱散黑暗的灯盏,为茫茫大海上的航船劈开迷雾;潮起潮落间,他仔细巡视塔身,任凭潮湿海风打湿衣襟;闲暇时,他陪着妻儿在灯塔下种花看海,海风掠过发梢,裹挟着一家人最质朴的温暖。

伊塞克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——顾力克,是白俄罗斯籍灯塔员。1925年,他怀着对东方的好奇,受聘于中国海关,辗转福建、海南等地,最终扎根胶东,驻守猴矶岛与成山头灯塔,一守就是十八载。他以塔为家,守着孤灯,伴着旭日与海潮,为往来航船精准指引方向,守护一方海域的平安。

平静的岁月,终究被抗日战争的烽火撕碎。日寇铁蹄踏碎山河,烟台海域沦为抗日前线,烧杀抢掠的暴行深深刺痛了顾力克的心。身为外籍灯塔员,他不忍见百姓流离失所、抗日志士前仆后继,毅然站到了中国抗日军民一边。

驻守成山头灯塔时,他借着职务之便,悄悄记录日伪军舰的航行路线与动向。那些写满密密麻麻数据的纸页,浸着海



风的咸涩,更藏着他豁出性命的勇气。他趁着夜色,将情报偷偷传递给抗日武装,每一次交接,都是与死神的擦肩。他用微薄却坚定的力量,为抗日斗争点燃了一盏微光。

这份大义之举,还是没能躲过日寇的眼线。1943年9月,顾力克传递情报的秘密被发现,那些特殊的灯塔记录成了罪证。他被当时日本控制的东海关解雇,旋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,随后作为抗日外国侨民,被关押在潍坊乐道集中营。日复一日的严刑拷打与非人折磨,没能摧垮他的脊梁,他始终铁骨铮铮,宁死不肯吐露半分信息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的曙光穿透阴霾。顾力克重获自由,恢复了灯塔员的职务,可数年的酷刑与牢狱之苦,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。昔日挺拔的身躯变得孱弱不堪,连攀爬灯塔的台阶都要喘息良久,再也扛不起守塔的重任。

1946年3月13日,顾力克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,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他守护半生的山海之间。

乔安妮将泛黄的身影贴在胸口,泪水滑落。她许下的心愿,要把照片留在这片祖父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。如今,顾力克在猴矶岛的珍贵照片与英雄事迹,正陈列在烟台博物馆《抗日战争纪念馆》中,静静诉说着这段跨越国界的深情。

灯塔的光芒依旧在每个夜晚点亮海面,那光里饱含着异国守塔人的赤诚,闪耀着一段跨越国界的正义传奇。山海不语,永远铭记这份深情大义;灯火长明,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。